

西於科學考查團叢刊之一

徐旭生西遊日記

第二冊

魁古玄同顯



## 徐旭生西遊日記

### 第二卷 由額濟納河至哈密

二十九日，夜中風頗大，但不甚寒。早起天氣甚好。借得皋九外蒙古近世史一本，翻閱一過。書從外蒙古民元獨立起至民十陳毅從庫倫恰克圖退出止，史料尚精贍，且不妄加議論，致墜報館鼓吹的惡習，總算像樣一點的著作。不過稱之曰史，殊屬不倫。無組織；且對於外蒙古政治變化與我國內政及世界大戰的關係，一點未能指明，何能稱史？公布一種可靠的史料，以待作史者的採擇，實在是一件極有功績的事。作史是一件極難的事情，且史料不齊，亦無從著手。著作者當自審能力，或專就公布史料方面努力。當自己一定想參加一點意見的時候，即於序中或附錄裏面聲明。如果能這樣組織，雖不作史，自是一種不朽的著作。午餐後與赫定先生談，知道大隊即駐於此，將來即從此地起身往哈密。至設氣象測候所事，則另派專人到索果淖爾和噶順淖爾附近選擇。並決定明天將

偷駱駝人釋放，及派臬九將採集品送至北京，派春舫到毛目，雷益占在此地各事。回帳，與益占說，他不很願意，極意勉勵，他允暫留，希望以後能同他測候所掉換，我許以竭力設法。茶點後同仲良春舫到帳篷後小沙嶺上一望。嶺雖小而在此數十里中，即爲至高點，所以眼界甚闊。觀落日後始下。晚餐後，蒙古人檢了許多樹身樹枝在帳前空闊地方點起。同赫定先生及其他團員圍火坐談至九點，始回帳篷。

三十日，後半夜起風頗大，終日有風，至晚餐時始住。同赫定先生將偷駱駝人叫到，把他勸諭一番，送他幾天的乾糧，命二蒙古人將他引至數十里以外釋放。派人到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札薩爾送名片并送一點東西，且告以改日即往拜會。

茶點後同仲良春舫到南邊河畔一遊，後穿林中，始爲胡桐林，胡桐林盡爲檉柳林。檉柳林雖不高大，而枝葉別具丰姿，自饒美趣。我自法國回來後八九年，並沒有看見一個真正的樹林，此河畔樹林雖不算很大，然延袤數里，已非開封及北京附近所能有；且不剪不伐，野趣尤能使人起深長之思，不禁徘徊畱連。今日天氣甚涼，口

中最高，溫度止十一度餘。

十月一日，上午翻閱新疆圖志關於同治年間回亂的紀載。下午眠一時，翻閱西夏記。我對於西夏的知識，異常簡陋，對於內容，不能有什麼意見。不過大體看來，著者對於我國所有關於西夏的材料，搜集的還算不少，並且對於材料的來源他所能找到的，全一一指明；他所找不到，單據張，吳，陳三家採來的，即以三家書標目，這全是很好的。除此以外，則此書用編年體，已不甚合適；頂重要的毛病則爲當史料互相抵觸時，批評太不精確。總之作史搜集材料不過是一種預備的工作，搜集以後，還有批評，組織兩層，全極重要，並且非常地困難。我國現在的作者，頂多就是做到搜集材料，至于後面兩層，我還不曉得有人能做到一部分否。今日的要務：第一，就是指出搜集材料的重要，使專事搜集的人知道他們自己真正的使命，如無批評，組織的能力，不必妄去亂作；第二，是鼓勵批評的精神，與組織的能力。在這第二點，我以爲宜多有批評的雜誌，使作批評的人有交換意見的機關，因爲個人所能想到的端底有限，有多人互相磋磨，始能底于精確也。

晚餐後，帳外然火，火光頗雄麗，很多的人圍火坐談。後又命隨來的蒙古人歌唱，吹笛，拉絃子，聲音抑揚婉轉，頗堪娛耳。一調名 ПҮҮГҮМҮХЛ，譯爲白雲。餘調名則未問。春舫及赫定先生全說牠頗單調，我個人則聽音的耳不聰，未能指出。九點回帳篷，少看一點遼史地理志考。作日記，還沒有全作完，時候已經過十二點了，蠟燭也完了，簡直滅了，我也正好睡覺了。今日天氣溫和，無風。

二日，早晨同學生等談論籌備慶賀雙十節事宜，此地一切東西全不方便，籌備頗不容易，然也正好盡我們力之所能爲。我門德拉塔同塞拉特教他們告訴一切蒙古人說明此事理由及大約禮節，並請他們有什麼玩藝也可以加入餘興。說罷，他們全很高幸地去同別人說。看德文，以後當每日練習。午餐前甚困，躺在牀上，一覺睡去，忽聞搖鈴聲，以爲下午茶點鈴也，正想不去，看錶，時尙未一點，大詫異，以爲錶已停，一聽，又並未停，定醒移時，始悟爲午餐鈴，殊可笑人。午餐後，郝默爾醫生，哈士綸同塞拉特及一牽駱駝人並五匹駱駝往索果淖爾同噶順

渾爾附近，與之作別。黃仲良要明日出發，往尋居延城，令春舫開一伙食單子，並向外國人領出。昨晚赫定先生許借給我 *Von Le coq* 的 *Auf Hellas Shuren in Ostturkistan* 一本，今日下午，馮考爾送來。晚外國人又然火甚大，聽說今天為德總統與登堡的生日，所以德國人特然大火以資慶祝，與登堡固有可令人敬處，然這裏的外國人可以說全是他的信徒。圍火坐觀，九時回帳。翻閱 *Von Le Coq* 的書，所懂得底，不過十之一二。寢時十一點鐘已過。

三日，舊土爾扈特札薩克派人來回名片，同赫定先生接見使人，知道札薩克名達什，爵為郡王，並聞其年已七十，兩目不明云云。前幾日赫定先生命蒙古人鑿一獨木舟，放在河裏，走的不很好；以後又命鑿兩舟，用版並釘，上又用木版釘平，前留兩門，以便水入時可開門潑出。今日下午作成，赫定先生約同坐上去試。時船上除我們兩個外，尚有馮考爾及蒙古人《X L G 又。人多水淺，船不易行。赫定先生以六十老翁，乃能持槳力撐；至于我則雖嘗划船，然皆在靜水中，且船也全不相同，所以至此絕無能為力；雖能站住，又不便礙他人事，只好坐下。

三人撐，一人獨坐，不勝感愧。走不多遠，終究不大能走，遂靠岸。一不小心，船歪水上板，趕緊跳上岸而鞋已半濕！歸少眠。仲良因駱駝不好，又不能出發，與赫定先生商酌辦法，決定明天在二十駱駝中因將來要上哈密的駱駝，此時須休息，不能出，所以止有二十五匹乏駱駝。昨天醫生又帶去五匹，止騰二十匹。挑選一次，如能挑够更好，如挑不够，只好設法另雇。

晚晌又因牽駱駝的人不會說蒙古話，往給赫定先生說，請其更換。因談及歐洲現在飛行狀況。此時的歐洲已與我在那裏的時候大不相同，空中旅行已完全成了極普通的事情。回顧我國的交通現狀，不覺神傷。

四日，仲良因替換駱駝，至將午始能起身。下午少眠，寫家信。晚餐後仍在帳外圍火閒談。狄德滿彈 mandoline，清醒娛耳，然我意不存，所彈大半並未聽見，可爲辜負！歸帳九點，略讀 Auf Hellas Spuren。（希臘之迹象）寢時十一點已過。

五日，續讀希臘之迹象。書記德人四次到吐魯番，共運去古物四百三十三箱！披讀之下，中心邑邑。我固一非國家主義者，且素主張科學——知識，爲人

類的公產，然吾家舊物，不能自家保存整理，竟讓外人隨便地攫取，譬如一樹，枝葉剝盡，老幹雖未死，亦淒鬱而無色；對此慘象，亦安能不令人憤悵耶！昨晚赫定先生對我說；此事在科學上並非不幸，因第四次遠征隊去未幾時，即逢地震；如非德人將此等材料運去，即要完全毀滅。我對於國聞太疏略，不曉得他的話真實的程度若何，後知並無此事。即使全如所言，而事出偶然，絕不能使人因此而氣平。及看見著作人說：「我們來吐魯番太晚，如果早來，對於此種有名的帶薩薩尼得希臘風味的 (Sassanidisch-Hellenistischen) 畫可得的更多：有一人告訴他說：第一次遠征隊到那裏五年以前，他曾得到很多摩尼教的小書，金碧輝煌，但是第一他恐怕這些為異端的書，第二又恐怕中國官吏借端敲詐，就把這些書籍完全棄諸河中！」讀到這裏，又不能不「惛惛以悲」了。頗欲寫兩首詩藉鳴憤慨，然精神不聚，不能得一語，只好出去散步，少遣積悶。下午又少讀。晚餐後仍圍火談。歸八點半，再少讀，寢十一點鐘已過。

六日，早同益占出去，循河南走，約四五里，見數蒙古包，一帳篷，並有二漢



人即將上駱駝，近則一人面像很熟，但想不起在那裏見過，談次，才知道他爲了又几P24-4的商人來這邊收賬，他還能認識我。因益占想買氈條，就同進蒙古包，包爲蒙古人住。問他氈是否要賣，他回答不賣。他又進酪漿，奶油，奶皮，情意殷渥，蒙古風俗固大抵若是。帳篷中爲漢人在此作生意的。我們進去，內有一人方在高臥，一更可以說是低臥，因爲在這邊的人當然是睡在地下。——益占叫他兩聲，他還沒有醒，我們本沒有什麼事，就出來。歸少息。午餐時聽說有蒙古人從東方來，據說他聽人說我們的後隊已經到《E-1》又力，——他並不知道是那一隊。——然則他們二五天內能到，也在意中。午餐後翻閱新疆圖志中左宗棠經營新疆時的奏議。所感覺底是通常總是說左氏從新疆歸朝後，誇張過甚，器量褊淺，實在又怎麼樣能怪他的驕傲！他經營西域時，雖兵尙敷用，而兵餉支絀萬分。加以英俄從中挑撥，朝臣已有閉關之議，如非他力任其難，則西疆糜爛，英俄收漁人之利，且因他們的爭競，早引起世界的戰事，亦未可知。並且他此時六十老翁，而猶曉夜治軍書，以致咯血轉筋，終不肯因此少挫壯志，他的精神

也真正有可佩服的地方。晚餐後月光極好而天氣甚寒。在學生帳中少談。歸帳仍翻閱左氏奏議。

七日，夜中覺較寒，早起聽說夜中結冰，最低溫度地面上爲零下二度，空氣中爲零上一度。今日天氣甚好，無風，日中溫度頗高，然太陽西偏，卽已感覺寒，深秋氣候，固應爾爾。早晨仍翻閱左氏同其他疆臣奏議。午餐時，決定先派華志直接到迪化取錢並歐人的信件，返到哈密，同大隊相會。天將晚，著外套，

登小沙嶺上一望。

我們到的時候，林中止有幾株黃葉，

我曾問郝默爾，同一林木，何以此黃彼綠？他說大約有幾株下，

岩石較高，水分較缺，所以先黃。我又問他同一樹或同一枝，何以此葉黃而彼葉綠，他說木中纖維，老嫩不同，其引水力亦不相等，所以葉同時或黃或綠。

曾幾何時而多半已

成金色！

且黃色鮮朗，光彩若可照人。

城內也有黃葉，然因空氣不活潑，葉不

純黃，卽已枯敗，所以令人不快。

我前好幾年，已經感覺到城郊的黃葉大不相同。

此地黃葉與北京郊外黃葉之比又幾與城郊黃葉之比相當，所以此地黃葉的美麗，絕非蟄處都市的人所能夢見。並且城市的敗葉，不能令人賞心悅目，也並不是因爲牠不純黃。吾帳篷左邊各樹，不過開始微黃，然其顏色腴麗，亦足令人愛

玩。要言之，放葉一觀，葉有濃綠，有微黃，有金黃，各色相間。分開來看，各葉有各葉的輝彩；合起來看，互相趁托，絢爛照耀，燦若雲錦，真足令人起一種無法名言的美感。我常怪吾國詩人，間或贊嘆紅葉，而對於黃葉的美麗，從來無人言及。如一提黃葉，輒使人起一種凋落的悲感。我總疑惑他們總是伏處都市，所看見底不出閭井間的敗葉，所以感覺如此！如果他們能到真正的自然界內睜開眼一看，能到像額濟納河這樣的地方遊一遊，他們一定可以恍然大悟，感到秋季的景物比其他各季的全美麗！歸晚餐。月色極佳。立河畔，看見水流汨汨，月光搖搖。對岸林木濃黑，上間白雲，湊成另外一種美麗的畫圖。回頭一看，黃葉却完全看不出，好像一種濃綠的葉子上浮月光。自然界中的美景，如有人能領略，豈有盡藏耶！歸寢時十點餘。

八日，夜中最低溫度爲零上三度。今日早少談籌備國慶事宜。午餐後眠。借到衛禮賢所著中國的靈魂，(Die Seele Chinas) 翻閱一點。晚茶後登沙嶺一望，黃葉更多，前些天黃的已現橘色。想望遠，乃下取望遠鏡再上，徘徊甚久。聽

見晚餐鈴始下。晚餐後仍圍火談。歸翻閱中國的靈魂。寢時將十一點。

九日，終日風，天氣甚寒。終日忙著籌備國慶。因天寒換著中國衣服。給理事會寫信，開一個頭，又因事擱下。本預備明日十點開會，行禮後餘興約兩點鐘，至十二點後散會午餐，但後因德人皆非常高興，加入了許多玩藝，預計至早也得三四點鐘散會，乃改爲十二點鐘茶點，散會後午餐。赫定先生並命蒙古人拾取很多的柴，預備明晚點起大火，以志慶賀。錢默滿忙著幫助我們預備會場，預料明日當有可觀。晚甚寒，月明如畫。早寢。

十日，夜中身上不冷，但因未帶睡帽覺頭寒。早起則帳中皆結冰，問最低溫度，知己達零下八度三！因放輕氣球未完，開會時間改爲十點半。今日天雖寒而天朗氣清，晚晌又逢滿月，實爲意想不到的好天氣。開會向國旗行禮，唱國歌，歡呼後，演說。我的演說約有二段：第一段略解釋大家對於民國的誤會，第二段略舉當日魯國的例子，指明中國的國性，就是發展自有的文化，並且對於攻擊我們的人拚命他反抗，現在的運動仍是這樣的意思。以後，赫定先生，錢默滿，郝德，春

舫皆有演說。餘興分兩段：第一段爲音樂，唱歌等事；第二段爲各種武技，運動等事。第一段有蒙古人音樂和唱歌，及學生等音樂，歌唱，幻術。我既不能唱，又不曾音樂，乃念岳陽樓記一篇及敕勒歌一章。第一段畢，天已正午，乃用茶點。第二段在日程上者共十五種之多。然作出者止有百公尺競走，拳技，蹠跋，單足跳遠，三級跳遠，水中競走六事。最嚴重者爲水中競走，橫涉額濟納河，再轉回來，今日水雖不太涼，然亦止有十度半，加之以競走，實非容易。此運動爲德人提議，開頭幾無中國人敢下，歸結德人下去三個：華志，馬學爾，錢默滿；我國人也下去三個：益占及尉役張，洗衣役魏。結果華志第一，益占次之，魏又次之，餘又次之。華志最饒健，百公尺競走，單足躍遠亦皆第一。蹠跋德人及漢人皆未敢真入比賽，差不多全是蒙古人：ハクカカカ 去年富力强，且軀幹偉大，第一；ハクカカ 又青年佼健，第二；ムセルクセ 蹠跋老手，現雖上歲數，而非行家遇著他，真不值他三拳兩腳，第三。春舫三級跳遠，得第二。張的拳枝也很可觀。此六事作畢，已經四點多鐘；止好喫飯。飯用中國作法，雖限于材料，

不能作出幾樣，然歐人甚喜，尤其是赫定先生，因為我們的廚役，對於歐菜，實在作得不好，至于中菜，則比較易消化也。餐後，商量給獎品。獎品錢為團中所出，至于物品則為我個人，春舫及外國人所捐助。晚舉大火，火光冲天。時月明如畫。大家乃又于月光下作袋中跳，拔河，四足競走各戲。最劇烈者為拔河。第二次德人一邊，蒙古人一邊，德人失敗，不服，又開始第三次。歸結繩斷，兩邊皆倒。第四次學生與德人較：學生方面，益占，皋九，達三三人；德人方面，則為學生所自選之敵手：馬學爾，米綸威，狄德滿，皆彼方之健者。歸結，學生雖敗而益占達三的強毅，固極可稱；惟皋九少弱。以後或歌或吹或彈，或練行軍，唱軍歌，直至十點鐘，始散會。預備之初，惟恐餘興不能延長至兩點鐘，至于盡終日之歡，全體皆大歡喜，則始願真不及此！禮場無花無燈彩，然錢默滿幫助學生用各種顏色的鮮葉點綴，真非天安門外的牌樓所能比擬！在此四望少見人居的地方，竟能這樣歡欣鼓舞地祝賀國慶，外國人全謂為最特殊，最美麗的節氣，洵非虛語。回帳時，皎月中天，黃葉滿地，另是一翻景象！即寢。

十一日，夜中最低溫度八度，然昨日七點鐘零下二度，今日七鐘則爲零下五度。本議今日益占春、舫同馬、學爾到毛目取信及購物，然因昨日遊戲太疲乏，改于明日；又因赫定先生對哈士綸說，駱駝遠出放草，明天回不來，改在後日。上午寫給致理事會信，致甘肅省政府信。下午將此二信並黃仲良前已寫成的致新疆政府信請赫定先生簽字。赫定要把我昨天所演說及朗誦的文字記下來，因將岳陽樓記及敕勒歌口譯出，並將演說大意複述，請他記下。

十二日，夜中溫度與前幾夜相仿，白天則較暖。早晨同益占，達三到沙嶺一望，樹葉落的不少，黃葉未落者略現紫色；未黃者略現黑色，疑惑牠將來就要那樣落下，不能黃了。河右岸尚有多樹濃綠，中擁若干深橘色之小樹，自有特殊風味。歸完前幾天所未寫成的家信；寫致毛目縣郵政局信一封。下午抄錄赫定先生路綫圖上從丫丫河到這裏各站的距離方向。郝默爾同哈士綸從噶順、淖爾回來。據說來去沿河風景甚好；至兩湖邊則絕無樹木，草類亦少，無可觀覽，云云。晚餐後圍火坐談，歸寫給半農，兼士，叔平信一封，駝羣諸友人信一封。

寢時十一點已過。

十三日，夜中最低零下四度，全日溫和。早晨春舫等三人預備起身。十點餘尚未啟行，忽聞河東岸有十餘駱駝回來，以爲係希淵或那林後隊來到，及近，才知道是YY去另等所領在後邊休息的乏駱駝。這一隊駱駝通共十六，死了五個。回到者十一。春舫等動身時已二點鐘。下午因爲華志後日將起程赴迪化，再給斷疆楊督軍寫信一封，迪化郵政局信一封，證明書一。晚餐後圍火坐談，郝默爾說：「這裏郡王要修新衙門，漢地工人一二十，差不多全患牙疼腿疼，當時因此種缺少生命素證，無藥可醫，只好命他們每天買新鮮牛奶或羊奶喫。現在知道生肉內含生命素頗多，且價較賤；……」他請我們拜會郡王的時候，可以順便告訴他們說。如果他們每天能購食生肉一片，兩月後約可全愈。歸帳補寫日記，未完，蠟燭完了，滅了，只好出去。外邊月明如晝，羣犬怒吠，往看，不曉得哈密同YY又去又來。爲什麼在赫定先生帳前大打，幾將他的帳子蹴倒。郝默爾很困難地才把他們拉開，牠們兩個全已經滴血涔涔了！時火已無燄，然溫和可人，勝有



談者遠甚，遂與郝默爾繼續談生命素問題甚久，歸寢時十一點半。

十四日，夜中溫度同昨夜差不多，全日溫和。隨便掀閱新疆圖志。午餐後寢。因天暖，外國人多下河浴。晚餐後圍火坐談，大家飲酒給華志送行，赫定先生有演說。歸帳欲補作日記，則筆頭膠到筆帽裡邊，無論何法皆不能出。此次不曉得怎麼樣能忘帶其他毛筆，頗以為恨，只好就寢。

十五日，今日天氣頗暖。頗費事才把筆頭取出，收拾若干時候，對付能用，

現在所用的還是牠。決定後天到索果淖爾附近拜會郡王，後遊東西二海子，東海子即

索果淖爾，西海子即鳴順淖爾。大約一星期當可回來。補作日記。晚茶後，登沙嶺一觀。濃

綠者已少，金色黃葉已全無有，林木或蒼鬱，或略現紫色。天色尙早，乃從西方下，向西漫遊。遇數樹，葉尙濃綠，近前審視，尙絕無枯敗的意思，餘樹則已枯黃半落，因悟早黃者，大約係嫩的，過老的，早衰的，或缺少水分的，至于正盛年水分不缺的樹，則雖遇見零下七八度的溫度，尙可支持若干時候。並且這樣樹的葉子是漸紫漸枯，並不變黃色。走了三四里，太陽已將入山，遂返。覺得這樣